



□李凤

前几天,我观看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心情澎湃,忍不住想起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也有我一家的身影,虽微不足道,但也竭尽所能。

和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一样,在疫情发生前,爷爷、公公、婆婆、丈夫、两个可爱的小女儿,我们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疫情的突袭,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但也让我更加感受到,我的家人年龄不同,但足够善良;我的家不大,但足够坚强。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我们各自倾尽自己的力量,去保卫我们的小家,捍卫我们的大家。

爷爷是一名老党员,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活着。疫情来得突然,老百姓都响应国家号召老老实实闷在家里。爷爷有一个小本子,每天都跟着新闻认真记录国内以及其他国家的疫情数字。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爷爷心里急得慌,每天都问今天谁去值班了?做好防护了吗?有体温高的吗?……有一次爷爷跟我说,他晚上都睡不着,干着急,他说国家摊上这么大的灾难,他作为一个老党员却啥也干不了,心里难受……他说要是再年轻10岁,他一定第一个站在社区防控第一线。

公公是一名退伍老兵,跟爷爷一样也是个热心肠。疫情突发时,他义无反顾跑到社区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每天值守在小区门口,负责登记、测温、消毒。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戴着一只布口罩。我很诧异,便问他:“爸爸,我给您的3M口罩和一次性口罩您怎么不戴啊?”他却说:“执勤结束了不用戴了。”后来婆婆告诉我,他把一些口罩送给那些没有口罩戴的人了,为了节省口罩,他回来路上开车都戴布的口罩。听完后,我是又气又感动。

我的老公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扎根沂蒙老区的驻村工作队员。今年2月份是他扶贫两年期满的日子,本以为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可是他却打电话告诉我,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赶上疫情,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部队培养出来的转业干部,他有责任再留一年,和老区人民一起见证2020年脱贫摘帽的历史时刻。

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疫情期间我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加入到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的“进企业、进项目、进乡村、进社区”攻坚行动中。按照求“真”务“实”、“一竿子插到底”的要求,我与同组的其他同志,顶着烈日深入施工现场一线查看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不打招呼直奔企业生产一线查看生产进度情况,与企业家深入座谈找准政策落实中存在的堵点,积极协调解决。可是身边不少人都说你老公不在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你怎么还出来呐?我坚定地告诉他们家里的困难不算啥,能在国家危难之际出点力,我们全家义不容辞。

为什么要把婆婆放在最后写呢,因为她才是全家的支撑。婆婆总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不能光想自己,该出力的时候一定不能退缩。我上班,老公在外地扶贫,公公在做志愿者,幼儿园没开学,两个孩子天天由婆婆一个人看着,想想都觉得累。可是当我征求她要不要去“四进”的时候,婆婆毫不犹豫地说“去吧,好好干。你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孩子更乖”。我笑着答应着,可是一转身,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哪有什么更乖,只不过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踏实、更放心而已。

这就是我的一家,平凡、温暖又善良、坚强的一家。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小家庭,无数细小的善良最终必能汇聚成强大的暖。

【念念亲情】

父亲的秋天

□冯连伟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也是父亲最喜欢的季节。

父亲的秋天,总是伴着丰收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

父亲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解决温饱是父亲童年时期的头等大事。

父亲小时候的艰难经历让他对粮食、对秋天有着深厚的感情。人民公社化时期,我们大队里收获的水稻绝大多数都交了公粮,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稻很少,只要新稻子分到家里,父亲总是央求娘给我们做一次白米粥,蒸一次地瓜白米干饭。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蒸米饭时加上黄瓢地瓜和红小豆。但在大米短缺的年代,当娘往我们碗里铲米饭时,总希望少铲一点地瓜多铲一些大米。如果娘蒸米饭时,再能用五花猪肉熬上一锅菜,全家人就如同在秋天里提前过年一般的幸福。每每我们狼吞虎咽的时候,父亲总是往米饭碗里加上一勺菜汤,蹲着倚在堂屋门旁,边吃边看着我们;如果他盛菜汤时碰巧盛上了一块五花肉片,他一定会把它留到碗里,最终会填到我嘴里。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家里的灶房南头有一个地瓜窖子。每到秋天,最初几次分的地瓜都被娘削成了地瓜干,晒好,作为全家赖以生存的主粮。最后两次分的地瓜,家家户户都不能再晒瓜干了。父亲总是把这些地瓜逐个筛选,把受到损伤的挑到一边,作为近期生活的主粮;完好无损的则一筐筐送到地瓜窖里,以备日后的生活。

窖地瓜时,父亲都是亲自下到地瓜窖里,把所有的地瓜一个个地排好,防止突然成堆的地瓜倒了,形成损伤。父亲从地瓜窖里爬上来后,再用一个盖子把口盖上,还要注意留好通风口。每当这时父亲才放心地拍打一下身上的泥土,从腰间抽出旱烟袋抽上一袋旱烟。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为儿女预备足过冬的和明年熬春的口粮的喜悦。因为这一窖子地瓜,要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三月。

父亲的秋天总是让我回忆一点点滴滴与庄稼有关的事情。

父亲在生产队当“牛倌”的时候,三秋大忙的那段时间,所有的耕牛同人一样早出晚归。父亲白天要把牛饲料送到田间地头。如果碰巧耕牛犁的是原来种地瓜的地,父亲总要到地里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瓜。一番寻找,总有不小的收获。因为这些地瓜往往比较小,父亲就让娘把这些小地瓜煮熟了晒成成熟瓜干。等晒干了,父亲先收到篮子里存放着。一直到冬天或春节期间,父亲才作为零食,分给我们。漫长的冬夜里,咬一口瓜干,软糯香甜,生活的滋味尽在其中。对集中存放在生产队牛栏里作为牛饲料的花生秧,父亲更是视作宝藏。因为择花生时无论多么细心,花生秧上总还有可能存留着一些小小的瘪花生。父亲总要对即将成为牛饲料的花生秧再梳理一遍,从即将进牛口的花生秧上,把这些小瘪花生剥下来。当然这些小花生最终都成了我的美食。直到现在吃花生时还习惯先找瘪花生吃,其实找寻的是童年时的父爱和那种幸福快乐的记忆。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父亲放下手中的农具、推起独轮车成了一名水果商人。秋天是一年水果最为丰富的季节,也是父亲的水果摊前人来人往生意兴隆的季节。父亲的小推车上总是不断变换着新鲜的水果,而我总是那个最先品尝最有口福的人。每当周末回家拿饭的日子,父亲总是要比平常收摊早。我进家的时候,父亲总是把洗好的水果摆到了桌上。当我拿起或是苹果或是香梨或是甜柿填到嘴里的时候,父亲总是满脸笑容看着我。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父亲的一生,生于寒冬,逝于初夏,但他经商的生涯却终止于秋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个秋天,当我的自行车停在父亲的水果摊前,习惯性地把刚买的点心递到父亲手中,问一句:“身体好吗?”那一次父亲用手指着胸口说:“我感觉这里出了问题,吃饭时这里像有东西堵着不下饭。”父亲的几句话让我惊慌让我担心,于是让父亲收起水果摊,当天就带着父亲进城看病。那一天成为父亲一生经商的最后一天。此后父亲经历着查病、确诊、手术,直到当年的中秋,父亲出院到我在城里的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中秋节。

那个中秋节至今让我难忘。手术后的父亲已不能再抽烟了,因此父亲不能像手术前高兴了恼了都从腰间抽出旱烟袋抽上一袋旱烟。那天晚上他有劫后余生的喜悦,但已没有了手术前推着小推车不屈前行的体力;尽管有小孙子围着他转,但他还未等全家人吃完节日饭,就躺到了床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亲亲的父亲,现在想起陪你过最后一个中秋节的情景,依然让我后悔不已。我为什么就没有亲自给您倒上一杯酒,再给您端起来呢?我为什么就那样让您平淡地度过了那个节日呢?

亲亲的父亲,回想和您度过的每一个秋天,都是浓浓的父爱深深的亲情。父亲的秋天里收获的是丰收的喜悦,传递的是对儿女的希望;父亲的秋天里贮藏的是粮食,寄托的是全家的平安和幸福;父亲的秋天里留下了辛勤耕耘的身影和命运无情的遗憾。

红门岁月(组诗)

□任广治

拉练

星月征肥东,落日映橘红。
危桥撑车重,残垣断人行。
林深仄路陷,崖陡大河横。
何来逆行者,烈火炼英雄。
丁酉夏,带队赴徽中参与地震救援拉练记。

执勤

除夕上历山,泉城夜未眠。
风柔已春意,气清还微寒。
祈福众香客,守岁两少年。
位卑未敢忘,与国共梦圆。
戊戌除夕,兴国禅寺看望执勤官兵述怀。

扑火

南山起狼烟,十里火漫天。
三军听令动,四夜战犹酣。
火熄深山寂,风停残月弯。
英雄何处觅,幽幽丛林间。
戊戌春夏,身临南山扑火现场有感。

【如歌岁月】

“卖狗皮膏药”的邹老师

□孙宝娥

邹章法老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邹老师是南京人,他经常穿一身运动装,爱好长跑、篮球、撑竿跳高,结实得跟钢桩铁柱一般。

邹老师的语文课堂别致新颖、生动活泼,他还重视课下辅导,利用多种形式,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他自制了一个小黑板,上面写一些语文知识、问题解答、课外阅读、写作指导等方面的内容,有时也写名言警句,挂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小黑板内容根据语文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及时更换。邹老师打趣地称自己这是在卖“狗皮膏药”。小黑板的出现吸引了很多同学,有力地促进了语文教学,“买”的人还真多。邹老师“卖狗皮膏药”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面改作文,即利用课余时间,学生自愿去办公室看老师批改自己的作文。邹老师逐字逐句地改,一个错别字和标点都不放过,还不时地点评。很多同学在面改作文后,主动根据老师的指导修改甚至重写,直到满意为止。这个“买卖”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写作的积极性,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争取面改作文,写作能力随之提高。

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种面改作文大大加重了邹老师的负担。两个班一百名学生中有五分之一面改作文,就几乎占了邹老师一周所有的课余时间!但邹老师毫无怨言,仿佛还“卖”得乐此不疲,就连周末的时间也用来为不回家的同学改作文。

1965年,我们初中毕业。“卖狗皮膏药”的邹老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自己刻印的“农村常用字”的小册子,鼓励我们在广阔天地里书写自己的华丽篇章。

岁月匆匆而过。1998年春季的一天,当我再次见到邹老师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他背不驼,腰不弯,精神依然矍铄。当我问老师“高寿”时,他还像当年那样风趣地说,自己是毛主席写《沁园春·雪》的第二年(1937年,编者注)出生的,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当年教我们政治的徐老师问到他孩子的情况时,邹老师说两个儿子都在工厂上班,女儿技校刚毕业。我听了有点为邹老师感到遗憾:他的“狗皮膏药”如果多卖给自己的孩子一点,怎么也得培养出个名牌大学生吧!

前几天回老家,听联系过他的老同学说邹老师今年83岁了,身体还很好,还邀请我们去南京玩呢!学无止境,师生情深,忘不了“卖狗皮膏药”的邹老师,真想当面再“买”点他的“狗皮膏药”!